

Intentional Reconstruction and Poetic Logic: A Comparative Reading of Wild Hope and Spring Hope

Zihan Huang

Chifeng University, Chifeng, Inner Mongolia, 024000, China

Abstract

Wang Ji and Du Fu's five-character poems "Wild Hope" and "Spring Hope" have similarities in intention reconstruction and poetic logic, but they have completely different expressions in emotional expression. Based on Sun Shaozhen's text reading method,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agery, linguistic logic and emotional expression of the two, revealing the transformation process of the Tang Dynasty from the hidden culture of the early Tang Dynasty to the melancholy poetic style of the prosperous Tang Dynasty.

Keywords

image reconstruction; emotional expression; defamiliarization; seclusion culture; Feelings of family and country

意向重构与诗脉逻辑：《野望》与《春望》的对比细读

黄子涵

赤峰学院，中国·内蒙古赤峰 024000

摘要

初唐时期的王绩与晚唐时期杜甫的五言律诗《野望》及《春望》在意向重构、诗脉逻辑的塑造上有着相似点，但在情志表达上有着截然不同的抒发。本文基于孙绍振老师的文本细读方法，通过分析在二者意象选择的陌生化手法与诗脉逻辑起承转合的相同之处，同时对比两人在情感表达阐发方式的不同，知人论世，体会不同时代经历对诗人们的影响，最终塑造出二人截然不同的情感意志。从而揭示唐朝从初唐隐逸文化向盛唐沉郁诗风的美学嬗变过程，即初唐“以我观物”与盛唐“以物观时”的审美分野。

关键词

意象重构；情志表达；陌生化；隐逸文化；家国情怀

1 引言

孙绍振老师在他的著作《名作细读·微观分析个案研究》中提出“孤立地欣赏经典文本，可能造成对作者和读者两方面个性的蒙蔽。为了剖析文本的个性，一个最方便、起码的方法就是同类经典文本共组。”^[1]通过对比王绩在初唐时期创作的《野望》与杜甫在唐朝末期创作的《春望》，揭示五言律诗“以象载情”的艺术规律，发掘两首诗的情致内核：王绩对“隐逸”的追慕与杜甫对“山河”的坚守，体会其折射出的两位诗人的时代精神差异。

2 意象重构：陌生化手法的诗学突破

华兹华斯说：“诗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诗人意象的选择是对象的特点和诗人情感特点的弥合，《野望》和《春望》中作者有意使用陌生化的手法进行意象选择与组合，

给读者留下深刻的情感烙印。

2.1 《野望》的自然意象陌生化

《野望》首联中作者使用动词后置的方法，将“望”与“东皋”“薄暮”相分离，形成地点、时间和动作的陌生化排列组合，打破了常规动作在前，时空在后的表达，延长了读者的审美感知过程，造成了陌生化的效果，使韵律更加和谐。颔联处诗人由近景切向远景，由“树”至“山”，描绘了一幅夕阳群山图。颔联中“树树”和“山山”词性相同，词的状态、种类也相同，叠词的使用使文章朗读时多了回环复沓的节奏之美，构成统一完整、有机的内在景观。除此之外，“树”字的叠字的使用，仿佛将每一棵树单独剥离出来，让读者在重复、强化的节奏中，感受到秋色铺面而来的压迫感，打破了常规话的语言表达，给读者留下了层叠茂密的密林之感。

2.2 《春望》的社会意象陌生化

首联中作者利用“国破”与“山河在”形成反差对照，暗示人事的短暂无常与山河的永恒，司马光评价道：“山河在，明无余物矣；草木深，明无人矣。”^[2]“山河”自古象

【作者简介】黄子涵（2001-），女，中国江西南昌人，硕士，从事学科教学（语文）研究。

征国家与领土的自然之美，杜甫却在首句中剥离了“山河”二字所代表的政治含义，将其陌生化为战争残骸的见证者、国家废墟的见证者。前句“国破山河在”在句内形成对比，后句“城春草木深”又和前句形成对比。“深”字以草木之茂盛永存对比国家倾颓之“破”，以人类的渺小，衬托出自然的不朽，打破了传统观念中“春”代表美好的思维定式，让人们在熟悉的场景中感受到震撼，产生陌生化的效果。相比于“树”，杜甫更偏向于使用“木”来表现时间掠过的沧桑。比如《登高》中的“无边落木萧萧下”。林庚老师认为“木”能引起“枯”的联想，与“树”有根本不同。^[1]“木”与“草”都是偏微弱的意象，若是与“树”相配则丧失了本诗想要传达的枯槁、凄凉的意味。

2.3 意象重构的共性与差异

两人都选择利用陌生化的自然意象承载时代之痛，区别在于王绩选择秋季作为描写对象并强化了其萧瑟之感，通过自然意象的超脱追求个体与自然的和谐。杜甫却聚焦于春季，以“山河”“草木”等具有生气的意象反衬哀情，从而表达出对现实的批判和对和平的渴望。两人手法的核心在于：通过扭曲、重构社会符号的常规逻辑，迫使读者以“陌生化”的视角重新审视战乱中的人性文明，最终完成对苦难的共情与反思。区别在于杜甫的意象多指向社会现实，王绩意象多则侧重于展现个体精神。

3 诗脉逻辑：起承转合的结构功能

3.1 《野望》的“疏离—顿悟—超脱”闭环

首联“东皋”“薄雾”交代地点时间和的状态。作者谓语动词选择了“望”而非“眺”或“瞻”，因为“望”字既指远望，也暗指诗人既怀抱期盼又迷茫、犹豫的矛盾状态。首联“徒倚”一词最早出现在战国时期屈原的《楚辞·远游》：“步徙倚而遥思兮，怳惆怅而乖怀。”本义为徘徊、来回走动，后引申为流连、彷徨的情感状态，沿用至后来逐渐成为表达孤独、彷徨寂寞情感的经典意象。诗中的“欲何依”暗合曹操《短歌行》“绕树三匝，何枝可依”的孤独，体现王绩作为初唐士人内心的迷茫及对精神归属的苦苦追寻。颌联中“皆”和“唯”字的绝对化表述中暗含着作者无一例外的肯定判断，这种肯定式的强调令读者更强烈地感受到秋天的浓郁和无处不在。“秋色”“落晖”暗示了光明的黯淡，“落晖”的照射为全诗渲染了宏大且略带苍凉的氛围，诗人在这样的场景下抒发情感，使得情感有了广阔的依托空间，读者能更直观地感受到诗人所处的环境和氛围。

颈联中作者的视野开始从自然风光走向社会生活，由静态写意转向动态捕捉，展示了乡村的温馨与劳作的繁忙。颈联中作者利用“返”和“归”字营造了一种强烈的幸福感和归属感，与首联中作者彷徨无依的状态形成强烈对比，暗示诗人与世俗生活的距离感。牧人、猎人归返的场景让人联想到陶渊明的“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和“山气日夕佳，

飞鸟相与还”，但王绩的处理更显冷峻：陶诗中的“归”是主动选择，但王绩诗中的“归”是被动旁观。诗人用牧人的“返”和猎人的“归”来反衬王绩的“无返”“无归”。该句具有强烈的社会现实意义，从表面来看，颈联描绘了一幅牧人返，猎人归的田园图景，但结合作者三仕三隐的生平，及创作的时间节点可以知，“归”字中应该还暗含着作者远离社会秩序的意图。牧人、猎人结束劳作回归家园，暗指世俗之人遵守社会规范，拥有明确的社会职责，体现儒家的人世精神；王绩的疏离则指向道家的出世精思想，是其隐逸心志的诗意外化。

“相顾无相识”既承接了“徒倚欲何依”的迷茫，又强化了颈联的孤独，情感的层层累积最终引发了由“徒倚”到“长歌”的情绪转折。“长歌”是诗人以放声歌唱的艺术化方式重构自我价值，是对社会现实的否定和嘲笑，也是对自我选择的坚定认可。诗人以伯夷、叔齐自喻，将历史典故转化为个人情志的载体，表明隐居是自己拒绝社会规则的主动选择。“牧人”“猎人”代表遵循家庭职业的社会角色，诗人以“采薇者”自居，则是对这种社会角色的反叛，也是表现个人对社会规则的反叛。尾联的后半部分情绪由低转高，表明诗人终于突破了现实困境，以主动的姿态实现思想的自洽从而找到了内心的坚守，完成了“疏离—顿悟—超脱”的闭环。

3.2 《春望》的“创伤—挣扎—崩溃”线性递进

首联中“破”字打破常规动词的使用，将国家的沦丧具像化为视觉可见的残破景象，与“在”字形成悖论性对照，暗含着对历史循环的无奈。颈联两句通过时间与空间的交织，揭示了战争的残酷。“连”字是个连续词，表示时间被战火填满，又以“三月”代指时间的漫长与煎熬。“家书抵万金”中“抵”字指向社会秩序的崩塌，“三”到“万”字程度逐渐加深，构成数量上的悬殊。微观层面的家书传递困境实则说明宏观层面战争肆虐范围之广，处处是废墟、流民。杜甫在《述怀》中写道：“自寄一封书，今已十月后。反畏消息来，寸心亦何有？”颈联正是这种矛盾挣扎心理的诗化表达。在当时，书信不仅是精神慰藉、情感纽带，更成为维系生存希望的稻草。

颌联具有十分强烈的个人情感色彩，但是作者有意的省去了个人的痕迹，巧妙的调动意象表达自己的情感，以乐景“花”“鸟”写哀情“溅泪”“惊心”，既是移情于物也是触景生情，形成了反预期的审美张力。“花溅泪”“鸟惊心”也给读者留下了想象的自由，并不明说是在伤心。其效果正如王夫之在《姜斋诗话笺注》所言：“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4]诗中“溅”亦字用得极好，“溅”字的张力强，速度快，暗示悲伤来的快，还没反应过来，眼泪就已经飞溅出来。作者将“花”、“鸟”从自然客体转变为情感主体，通过拟人化的手法赋予它们流泪、心惊的人类反应，同时也反映出战乱已经扭曲了人与自然的关

鸟本应为春的到来愉悦，却因战乱而流泪惊心，成为时代苦难的见证者。

尾联中作者利用“搔”这个动作形象的表明自己焦灼的心情，将情感推向了高潮。“浑欲不胜簪”是作者内心伤痛直白显露的展示。“更短”二字表明搔头频率之高，力气之大。“白头”在传统意象中象征着衰老，此处更应是表明内心崩溃导致的精神摧残使人老。尾联的身体书写突破了传统“哀而不伤”的中和之美，将个体的痛苦升华为时代创伤的生理符号，使得杜甫的悲痛有了社会的广度。杜甫将安史之乱的历史创伤转化为具有普世性的人性寓言。这种创作策略不仅拓展了唐诗的表现疆域，更以形式创新的方法实现了对社会现实的深度批判。

3.3 诗脉逻辑推向情志表达

《野望》构成“自然-社会-孤独”的逻辑链条，实现了从景物描写、人物描写再到情志表达的过渡。颔联作者利用苍茫的秋景暗喻自己与自然的疏离，自然孤独是存在论层面的疏离，是人与自然的本质性隔阂，是生存论层面的排斥。尾联暗示价值共识的瓦解，是人与社会的现实性断裂。这种双重孤独使诗人主动转向“采薇”中寻求精神的隐逸超脱。

《春望》则按照“创伤-挣扎-崩溃”的顺序逐步推进，通过时间的连续与空间的阻隔，将情感推向深渊。境界由大到小，由国家的破损到个人的兴叹。“白头”不仅是自然衰老的标志，更是政治抱负落空的内心印记。这种担当既是其个人命运的写照，也是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缩影。从个人来说，以“白头搔更短”的生理性溃败见证儒家“修齐治平”理想在乱世中的破灭。从时代来说，以“国破山河在”的空间悖论，记录了盛唐文明的崩塌重构，体现作者直面向深渊的勇敢。

4 时代镜像：唐诗发展轨迹的诗学观照

4.1 从“言志”到“载道”的功能转变

诗歌从“言志”到“载道”的功能转变，本质是诗歌从审美载体向文化工具的功能升级，也是不同历史时期下文化熏陶的结果。初唐隐逸文化依旧受魏晋遗风的影响，如王绩《野望》通过田园意象抒发个人的避世情怀，他的隐逸是继承前朝转向田园的归隐。其隐逸的传承表现主要分为两方面：一是对魏晋名士酒风遗韵的偏嗜，二是弃世遗名的随缘自适。^[5]王绩的诗歌创作是冷眼旁观世事化解心中不平的方式，从而创造出一种宁静淡泊又朴厚疏野的诗歌境界。

杜甫于长安被俘期间写下这首《春望》，颠沛流离的生活让他看到了生民疾苦，最早且最全面反映这场大战争所造成的破坏、大灾难的就是杜甫。^[6]他以沉痛的笔触批判战争的荒谬，展现了作者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作者的描写从群体性的悲叹逐渐转向个体的生命体验，将宏大历史叙事下沉至具体生活细节，最终实现从个体抒情到集体叙事的转变，即《野望》的自我表达达到《春望》的社会批判。

4.2 诗歌美学的时代嬗变

诗歌美学的转换，标志着唐诗从个体情志的自然流露转向历史创伤的社会承载。门阀制度与政治高压迫使士人以隐逸保全精神独立，玄学佛道为其提供了超越性的思想资源，王绩追求心性的自由，逃避政治，以隐逸诗风为唐诗注入玄远之美。其白描手法与哲学化表达成为盛唐山水田园诗的源头；科举开放与盛世机遇激发士人担当意识，儒家“载道”传统与政治需求一拍即合，杜甫则肩负起儒家的担当，自觉用诗作反映社会。他以沉郁顿挫的美学风格，将诗歌推向社会批判的深度，其结构创新与历史意识影响后世千年。王绩与杜甫两人的创作体现初唐“以我观物”与盛唐“以物观时”的审美分野。

5 结语

王绩《野望》与杜甫《春望》的诗脉转变，折射出初唐至盛唐的诗歌美学变化，其本质是从“独善其身”到“兼济天下”士人精神的转变。王绩的隐逸是面对迷茫未来的个体自我选择，杜甫的家国书写则是文明崩塌时士人的精神突围。两首诗如同时代的双面镜，映照出唐诗美学从个人超脱走向勇敢介入的深刻嬗变。

参考文献

- [1] 孙绍振著.名作细读·微观分析个案研究[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9:43.
- [2] 欧阳修,司马光著;克冰评注.六一诗话·温公续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2014:138.
- [3] 林庚著.唐诗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302.
- [4] 王夫之著;戴鸿森笺注.姜斋诗话笺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10.
- [5] 李红霞.唐代士人的社会心态与隐逸的嬗变[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第41卷(3): 114-120.
- [6] 袁行霈著.北大·四卷本中国文学史袁行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235.